

周礼正义

第八册
第一函

周禮注疏卷十八

漢鄭氏注

唐陸德明音義

賈公彥疏

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

保邦國音義建立也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

之享之禮吉禮是也保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

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曰吉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

者互以相成明尊鬼神重人事

音義

示音祇本或作祇下神示地示之例

皆倣此下卷亦然佐本或作左

疏

釋曰大宗伯之職者以上列其官此列其

職也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者單言邦據王

為言也云以佐王建保邦國者邦國連言據諸侯為說

也音義釋曰云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

之者經先云人鬼後云地祇鄭則先云地祇後云人鬼

春官

者。經先云人鬼。欲見天在上。地在下。人藏其間。鄭後云人鬼者。據下經陳吉禮十二。先地祇。後人鬼。據尊卑爲次。故也。云禮吉禮是也者。案下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。則此禮亦吉禮。故云禮吉禮是也。云保安也。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。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者。鄭知建保邦國中有凶禮已下者。案下文其有五禮具。此經直云天神人鬼。地示吉禮而已。又邦國之上。空云建保。故知建保中有四禮也。是以鄭卽云目吉禮於上。承以立安邦國者。互相成也。互相成者。王國云吉禮。亦有凶禮已下。邦國云四禮。明亦有吉禮矣。以其神非人不事。人非神不福。故又云明尊鬼神重人事也。尊鬼神者。據王國特云吉禮。重人事者。據諸侯特言凶禮已下。各舉一邊。欲見五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。禮皆重故也。

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

注

事謂祀之

祭之享之。故書吉或爲告。杜子春云。書爲告。禮者非是。

當爲吉禮。書亦多爲吉禮。吉禮之別十有二。

疏

釋曰。此已下敘

五禮。先以吉禮爲上。云事邦國之鬼神示者。據諸侯邦國而言者也。以其天子宗伯。若還據天子。則不見邦國。

若以天子宗伯而見邦國。則有天子可知。故舉邦國以包王國。**注**釋曰。云事謂祀之祭之享之者。還據已下所陳先後爲次。若然。經先云鬼。與上下體例不同者。欲見逢時則祭。事起無常。故先云人鬼也。云吉禮之別十有二者。從此下經以禋祀血祭二經。天地各以禋祀祀昊有三。以肆獻一經。享人鬼有六。故十二也。

天上帝。以實柴祀日月星辰。以燔燎祀司中司命。觀師雨師。**注**禋之言煙。周人尚臭。煙氣之臭聞者。燔積也。詩曰。芄芃棫樸。薪之爇之。三祀皆積柴。實牲體焉。或有玉帛。燔燎而升煙。所以報陽也。鄭司農云。昊天。天也。上帝。玄天也。昊天上帝。樂以雲門。實柴。實牛柴上也。故書實柴。或爲賓柴。司中。三能三階也。司命。文昌宮星。風師。箕也。雨師。畢也。玄。謂昊天上帝。冬至於圜丘所祀。天皇大

帝星謂五緯辰。謂日月所會十二次。司中司命文昌第

五第四星。或曰中能上能也。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。

首義

禋音因。李又音煙。禋羊九反。本亦作楹。音同。積也。

樸音卜。

能他來反。

疏

釋曰。此祀天神之三禮。以尊卑先

下同。圜于權反。

疏

後為次。謂歆神始也。

注釋曰。案尚

書洛誥。予以秬鬯二卣。明禋。注云。禋。芬芳之祭。又案周

語云。精意以享。謂之禋。義並與煙得相叶也。但宗廟用

煙。則郊特牲云。臭陽達于牆屋。是也。天神用煙。則此文

是也。鄭於禋祀之下。正取義於煙。故言禋之言煙也。云

周人尚臭。煙氣之臭聞者。此禮記郊特牲之文也。彼云

殷人尚聲。周人尚臭。尚臭者。取煙氣之臭聞於天。引之

者。證煙義也。云。禋。積也。詩曰。芃芃棫樸。薪之。禋之者。此

大雅棫樸之篇。引之。證禋得為積也。云。三祀皆積柴實

牲體焉。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者。此司中司命等言。禋

燎。則亦用煙也。於日月言實牲。至昊天上帝言禋祀。則

三祀互相備矣。但先積柴。次實牲。後取煙。事列於卑祀。

義全於昊天。作文之意也。但云。或有玉帛。則有不用玉

帛者。肆師職云。立大祀。用玉帛牲牲。立次祀。用牲幣。立小祀。用牲。彼雖總據天地宗廟諸神。今以天神言之。則二大。小次祀皆有也。以肆師言之。禮祀中有玉帛牲牲三事。實柴中則無玉。唯有牲幣。燔燎中但止有牲。故鄭云。實牲體焉。據三祀皆有。其玉帛。惟昊天具之。實柴則有帛。無玉。是玉帛於三祀之內。或有或無。故鄭云。或耳。云。燔燎而升煙。所以報陽也者。案郊特牲云。升首於室。以報陽。彼論宗廟之祭。以首報陽。今天神是陽。煙氣上聞。亦是以陽報陽。故取特牲爲義也。鄭司農云。昊天也者。案孝經云。郊祀后稷以配天。典瑞亦云。四圭有邸以祀天。故云。昊天也。云。上帝玄天也者。案廣雅云。乾玄天。易文言云。夫玄黃者。天地之雜也。天玄而地黃。以天色玄。故謂玄名天。先鄭蓋依此而讀之。則二者異名而同實也。若然。則先鄭與王肅之等。同一天而已。似無六天之義。故以天解昊天上帝爲一也。云。昊天上帝樂以雲門者。先鄭旣無六天。太司樂分樂而序之。及六變俱有雲門。不知定取何者以祀天。云。實柴實牛柴上也者。案肆師職。此三者皆實牲。先鄭直據實柴爲實牛者。偏據一邊而言耳。其實皆牛也。云。故書實柴或爲賓柴者。賓柴無義。後鄭雖不破。當還從實柴也。先鄭云。司中

三能三階也者。案武陵太守星傳云。三台一名天柱。上台司命爲大尉。中台司中爲司徒。下台司祿爲司空。云司命文昌宮星者。亦據星傳云。文昌宮第四曰司命。第五曰司中。二文俱有司中司命。故兩載之。云風師箕也者。春秋緯云。月離於箕。風揚沙。故知風師箕也。云雨師畢也者。詩云。月離於畢。俾滂沱矣。是雨師畢也。若左氏傳云。天有六氣。降生五味。卽五行之味也。是陰陽風雨晦明六氣。下生金木水火土之五行。鄭義大陽不變。陰爲金。雨爲木。風爲土。明爲火。晦爲水。若從妻所好言之。則洪範云。星有好風。星有好雨。鄭注云。箕星好風。畢星好雨。是土十爲木。木八爲金。九妻。故東方箕星好風。西方畢星好雨。以此推之。則北宮好燠。南宮好暘。中央四季好寒也。皆是所尅爲妻。是從妻所好之義也。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者。案大司樂下文。凡樂園鍾爲宮云云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。若樂六變。則天神皆降。是也。引之以破先鄭昊天上帝與五天爲一之義。云星謂五緯者。五緯卽五星。東方歲星。南方熒惑。西方太白。北方辰星。中央鎮星。言緯者。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爲經。五星右旋爲緯。案元命包云。文王之時。五星以聚房也。星備云。五星初起牽牛。此

云星。明是五緯。又案星備云。歲星。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。十二歲而周天。鎮星。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。三十三歲而周天。太白。日行八分度之一。八歲而周天。辰星。日行一度。一歲而周天。是五緯所行度數之事。但諸文皆星辰合解之。故尚書堯典云。歷象日月星辰。洪範五紀。亦云星辰。鄭皆星辰合釋者。餘文於義不得分爲二。故合釋此文。上下皆不見祭五星之文。故分星爲五緯。與辰別解。若然。辰雖據日月會時而言。辰卽二十八星也。案昭七年左氏傳。晉侯問伯瑕曰。何謂六物。對曰。歲時日月星辰。是謂也。公曰。多語寡人。辰而莫同。何謂辰。對曰。日月之會。是謂辰。故以配日。是其事。但二十八星面有七。不當日月之會。直謂之星。若日月所會。則謂之宿。謂之辰。謂之次。亦謂之房。故尚書胤征云。辰弗集于房。孔注云。房。日月所會是也。云司中司命文昌第五四星者。此破先鄭也。何則。先鄭以爲司中是三台。司命是文昌星。今案三台與文昌。皆有司中司命。何得分之。故後鄭云。文昌第五四星。必先言第五。後云第四者。案文昌第四云司命。第五云司中。此經先云司中。後云司命。後鄭欲先說司中。故先引第五證司中。後引第四證司命。故

文倒也。案武陵太守星傳云。文昌宮六星。第一曰上將。第二曰次將。第三曰貴相。第四曰司命。第五曰司中。第六曰司祿。是其本次也。云或曰中能上能者。亦據武陵太守星傳而言。云三台。一名天柱。上台司命。爲大尉。中台司中。爲司徒。下台司祿。爲司空。引此。破先鄭也。云祀五帝。亦用實柴之禮。云者。案禮記祭義云。大報天而主日。配以月。祭天以日爲主。故知五帝與日月同用實柴也。若然。五帝與昊天。其服同大裘。其牲同鬴栗。於燔柴退與日月等者。禮有損之而益。亦如社稷服絺冕。及其血祭。卽在五嶽之上。亦斯類也。案春秋緯運斗樞云。大微宮有五帝座星。卽春秋緯文耀鉤云。春起青受制。其名靈威仰。夏起赤受制。其名赤熛怒。秋起白受制。其名招拒。冬起黑受制。其名叶光紀。季夏六月火受制。其名舍樞紐。又元命包云。大微爲天庭。五帝以合時。此等是五帝之號也。又案元命包云。紫微宮爲大帝。又云天生大列爲中宮。大極星。星其一明者。大一常居。傍兩星巨辰子位。故爲北辰。以起節度。亦爲紫微宮。紫之言此。此宮之中。天神圖法。陰陽開閉。皆在此中。又文耀鉤云。中宮大帝。其北極星下一明者。爲大一之先。含元氣以斗布常。是天。上大帝之號也。又案爾雅云。北極謂之北

辰。鄭注云。天皇北辰耀魄寶。又云。昊天上帝。又名大
帝。君以其尊大。故有數名也。其紫微宮中。皇天上帝。亦
名昊天上帝。得連上帝而言。至於單名。皇天單名上帝。
亦得。故尚書君奭云。公曰。君奭。我聞在昔。成湯既受命。
時則有若伊尹。格于皇天。鄭注云。皇天。北極大帝。又掌
次云。張氈案。設皇邸。以旅上帝。上帝。卽大帝。堯典云。欽
若昊天。皆是上帝單名之事。月令更無祭五帝之文。故
季夏云。以供皇天上帝。鄭分之云。皇天。北辰耀魄寶。上
帝。大微五帝。亦是上帝單號之事。若然。大帝得單稱上
帝。與五帝同。五帝不得兼稱皇天。昊天也。異義。天號等
六。今尚書歐陽說曰。春日昊天。夏日蒼天。秋日旻天。冬
曰上天。總爲皇天。爾雅亦然。故尚書說云。天有五號。各
用所宜稱之。尊而君之。則曰皇天。元氣廣大。則稱昊天。
仁覆愍下。則稱旻天。自上監下。則稱上天。據遠視之。蒼
蒼然。則稱蒼天。謹案尚書。堯命羲和。欽若昊天。總勅四
時。知昊天不獨春。春秋左傳。夏四月己丑。孔子卒。稱旻
天不弔。時非秋天。玄之聞也。爾雅者。孔子門人作。以釋
六藝之文。言蓋不誤矣。春氣博施。故以廣大言之。夏氣
高明。故以遠言之。秋氣或殺或生。故以旻天言之。冬氣
閉藏而清察。故以監下言之。皇天者。其尊大號。六藝之

中諸稱天者。以己情所求言之。非必主順於時解。浩浩昊天。求之博施。蒼天。求之高明。旻天。不弔。則求天殺生。當得其宜。上天同雲。求之所爲。當順於時。此之求。猶人之說事。各從主耳。若察於是。所論天從四時。各有所別。故尚書所云者。論其義也。二者相須乃足。此名非必紫微宮之正。直是人逐四時互稱之。鄭云。皇天者。其尊大之號。不逐四時爲名。似本正稱。此經星辰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。鄭君以爲六宗。案尚書堯典。禋于六宗。但六宗之義。有其數。無其名。故先儒各以意說。鄭君則以北辰也。星也。司中也。司命也。風師也。雨師也。六者爲六宗。案異義。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。上不及天。下不及地。傍不及四時。居中央。恍惚無有。神助陰陽變化。有益於人。故郊祭之。古尚書說六宗。天地神至尊者。謂天宗三。地宗三。天宗。日月星辰。地宗。岱山河海。日月屬陰。陽宗。北辰爲星宗。岱爲山宗。河爲水宗。海爲澤宗。祀天則天文從祀。祀地則地理從祀。謹案夏侯歐陽說云。宗實一而有六。名實不相應。春秋魯郊祭三望。言郊天。祭日月星。河海山川凡六宗。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。但祭其分野星。其國山川。故言三望。六宗與古尚書說同。玄之聞也。其曰曰肆。類于上帝。禋于六宗。望于山川。徧于羣神。此四物

之類也。禋也。望也。望也。徧也。所祭之神各異。六宗言禋。山川言望。則六宗無山川明矣。周禮大宗伯曰。以禋祀祀昊天上帝。以實柴祀日月星辰。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。凡此所祭皆天神也。禮記郊特牲曰。郊之祭也。迎長日之至也。大報天而主日也。兆於南郊。就陽位也。掃地而祭。於其質也。祭義曰。郊之祭。大報天而主日也。配以月。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。其餘星也。辰也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。此之謂六宗。亦自明矣。禮論王莽時。劉歆孔昭以爲易震巽等六子之卦爲六宗。光武卽位。依虞書禋于六宗。禮用大社。至魏明帝時。詔令王肅議六宗。取家語宰我問六宗。孔子曰。所宗者六。埋少牢於大昭。祭時相近於坎壇。祭寒暑。王宮。祭日。夜明。祭月。幽榮。祭星。雩祭。祭水旱。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同。張融注從鄭君。於義爲允。案月令孟冬云。祈來年於天宗。鄭云天宗。日月星辰。若然。星辰入天宗。又入六宗。其日月入天宗。卽不人六宗之數也。以其祭天主日配以月。日月既尊如是。故不得人。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。以貍沈祭山林川澤。六宗也。以血祭祭四方百物。不言祭地。此皆地祇。祭地可知。

也。陰祀自血起。貴氣臭也。社稷。土穀之神。有德者配食焉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。食於社。有厲山氏之子曰柱。食於稷。湯遷之而祀棄。故書祀作禋。禋爲罷。鄭司農云。禋當爲祀。書亦或作祀。五祀。五色之帝。於王者宮中曰五祀。罷辜。披磔牲以祭。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。玄謂此五祀者。五官之神。在四郊。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。五德之帝。亦食此神焉。少昊氏之子曰重。爲句芒。食於木。該爲蓐收。食於金。脩及熙爲玄冥。食於水。顓頊氏之子曰黎。爲祝融。后土。食於火土。五嶽。東曰岱宗。南曰衡山。西曰華山。北曰恒山。中曰嵩高山。不見四寶者。四寶

五嶽之匹。或省文。祭山林曰埋。川澤曰沈。順其性之舍藏。鬻鬻牲胷也。鬻而磔之。謂磔禳及蜡祭。郊特牲曰。八蜡以祀四方。四方年不順成。八蜡不通。以謹民財也。又曰。蜡之祭也。主先嗇而祭司嗇也。祭百種以報嗇也。饗農及郵表啜禽獸。仁之至。義之盡也。

音義

狸亡皆反。劉莫拜反。沈如

字。劉直蔭反。鬻字逼反。一音方麥反。共音恭。句古侯反。下同。厲如字。本或作烈。禋音祀。又作祀。罷如字。一音芳皮反。磔張格反。食此音嗣。下食宗族同。少昊詩照反。下少昊同。重直龍反。該古來反。蓐音辱。不見賢遍反。此內不音者同。竇音獨。本亦作瀆。下同。省所景反。磔禳如羊反。蜡七詐反。種章勇反。郵有牛反。啜音綴。井田間道。左思吳都賦云。吟啜無數。又陟劣反。

疏釋曰。此一經言祭地示三等之禮。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者。此皆地之次祀。先薦血以歆神。已下二祀。不復用血也。

注釋曰。云不言祭地。此皆地祇。

祭地可知也者。此經對上經祭天。天則大次小三者具。此經雖見三祀。唯其次小祀而已。以其方澤與昊天相對。此經方澤不見者。此血祭下。仍有貍沈與鬻辜二祀。三祀具得與上天神三者相對。故闕大地也。且社稷亦土神。故舉社以表地。示鼓人職亦云。靈鼓鼓社祭亦舉社以表地。此其類也。若大地方澤當用瘞埋與昊天煙相對。故鄭云不言祭地。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。云陰祀自血起者。對天為陽祀。自煙起。貴氣臭同也。云社稷土穀之神者。案孝經緯援神契云。社者五土之總神。稷者原隰之神。五穀稷為長。五穀不可偏敬。故立稷以表名。郊特牲亦云。社者神地之道。社者土之神。稷者穀之神。故云土穀之神也。云有德者配食焉。云云至而祀棄。案左氏昭公二十九年傳云。共工氏有子曰句龍。為后土。后土為社。則是死乃配社食之。云有厲山氏之子曰柱。食於稷。湯遷之而祀棄者。案左傳云。有烈山氏之子曰柱。為稷。案祭法云。厲山氏之有天下也。其子曰農。能殖百穀。夏之衰也。周棄繼之。故祀以為稷。若然。稷祀棄實。在湯時。云夏之衰者。遷柱由旱。欲見旱從夏起。故據夏而言也。是以書序云。湯既勝夏。欲遷其社。不可。作夏社。注云。犧牲既成。粢盛既潔。祭以其時。而旱暵水溢。則變。

置社稷。當湯伐桀之時，旱致災，明法以薦，而猶早至七年。故湯遷社，而以周棄代之。欲遷，句龍以無可繼之者，於是故止。其早在夏之時，驗也。先鄭云：五祀，五色之帝。於王者宮中，曰五祀者，先鄭意此五祀，即掌次云：祀五帝，一也。故云五色之帝。後鄭不從者，案司服云：祀昊天與五帝，皆用大裘。當在方澤，與四郊上。今退在社稷之下，於王者宮中，失之遠矣。且五帝天神，當在上，經陽祀之中，退在陰祀之內，一何陋也。云罷辜，披磔牲以祭者，此先鄭從古書罷於義，未可。故後鄭不從罷，從經，驅爲正。其云披磔牲以祭，仍從之矣。云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者，此舉漢法以况。驅辜爲磔之義，必磔狗止風者，狗屬西方金。金制東方木之風，故用狗止風也。玄謂此五祀者，五官之神，在四郊者，生時爲五官，死乃爲神，配五帝在四郊。知在四郊者，鄭即引月令四時四立之日，迎氣在四郊，并季夏迎土氣，是五迎氣。故鄭云：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也。云而祭五德之帝，亦食此神焉者，但迎氣迎五方天帝，雖不言祭人帝。按月令四時皆陳五德之帝。大昊、炎帝、黃帝、少昊、顓頊等五德之帝，并五人神於上。明知五人神爲十二月聽朔及四時迎氣而陳。故鄭此注及下青圭赤璋之下注，皆云迎氣時并祭五

人帝五人神也。云少昊氏之子曰重已下。案昭二十九年。魏獻子問蔡墨曰。社稷五祀。誰氏之五官。對曰。少皞氏有四叔。曰重。曰該。曰脩。曰熙。實能金木及水。使重爲句芒。該爲蓐收。脩及熙爲玄冥。世不失職。遂濟窮桑。此其三祀也。顓頊氏有子曰犁。爲祝融。共工氏有子曰句龍。爲后土。此其二祀也。后土爲社。稷爲田正。有烈山氏之子曰柱。爲稷。趙商問。春秋昭二十九年。左傳曰。顓頊氏之子曰犁。爲祝融。共工氏有子曰句龍。爲后土。祭法曰。共工氏霸九州也。其子曰后土。能平九州。故祀以爲社。社卽句龍。今云五官之神及四郊。其二祀合爲犁。食火土者何。荅曰。犁爲祝融。句龍爲后土。左氏下言后土爲社。謂暫作后土。無有代者。故先師之說。犁兼之。因火土俱位南方。此注云犁爲祝融。后土食于火土。亦惟見先師之說也。云五嶽東曰岱宗。南曰衡山。西曰華山。北曰恒山。中曰嵩高山者。此五嶽所在。據東都地中爲說。案大司樂云。四鎮五嶽崩。注云。華在豫州。嶽在雍州。彼據鎬京爲說。彼必據鎬京者。彼據災異。若據洛邑。則華與嵩高並在豫州。其雍州不見有災異之事。故注有異也。案爾雅。江河淮濟爲四瀆。爲定五嶽不定者。周國在雍州。時無西嶽。故權立吳嶽爲西嶽。非常法。爾雅不載此。